

名家 名译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中)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盛震江等 / 译

全译插图本



中国戏剧出版社



名家名译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中)

俄〉列夫·托尔斯泰 / 著 盛震江等 / 译

全译插图本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Tolstoy,L.N.)著;
盛震江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10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10辑)

ISBN 7-104-02263-5

I.战… II.①列…②盛…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9623号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10辑) 战争与和平

策 划: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 者:[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盛震江

责任编辑:王媛媛 肖楠

执行编委:马跃 刘琳 肖玲玲 陈荣赋

段冶 徐胜华 龚雪莲

封面设计:李庆伟

美术编辑:杨玉萍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邮政编码:100089

电 话:010-84002504(发行部)

传 真:010-84002504(发行部)

电子信箱: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60mm×980mm 1/32

印 张:147.375

字 数:3801千

版 次:2006年2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104-02263-5/I·883

定 价:99.00元(共12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二卷	391
第三卷	801
第四卷	1199
尾 声	1441

第三部

—

一八〇八年,亚历山大皇帝去埃尔富特城和拿破仑皇帝再次会晤,因此彼得堡上流社会中谈论许多关于这次隆重会晤的伟大意义。

一八〇九年,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宣称,世界的两位主宰的密切联系已经达到那种程度,致使拿破仑于是年对奥宣战时,俄国军团竟前往境外协助从前的敌人波拿巴以反对从前的盟友奥地利皇帝,而且上流社会正在谈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皇帝的一个妹妹可能成婚的事。但是除开对外政策而外,当时俄国社会特别深切地关注这个时期国家行政管理的各个部门中所实施的内部改革。

与此同时,生活,人们的真正生活,他们对健康、疾病、劳动、休息这些实际利益的关注,他们对思想、科学、诗歌、音乐、爱情、友谊、仇恨、激情的关注,——一切与平日无异,不以政治上与拿破仑·波拿巴亲近或敌对为转移,也不以各种可能实行的改革为转移。

安德烈公爵从不外出,在农村定居已两年。皮埃尔意欲做的那些经营领地的事业,因为不断地转换工种,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安德烈公爵不向任何人声张,也没有花费多大的劳力,就完成了这全部事业。

他在颇大程度上赋有皮埃尔所缺乏的百折不回的实干能力,凭借这种能力可以不吃力地促使事业进展。

他的一个拥有三百农奴的领地被改革了，农奴都变成自由庄稼人（这是俄国最初的范例之一），在其他领地，代役租制已取代徭役租制。在博古恰罗沃，他出钱函请一位有文化的接生婆，替产妇助产，神父也领取薪水，教农民子女和仆人子女识字。

安德烈公爵在童山和父亲以及尚在保姆身边抚养的儿子一块消磨自己的一半时间，在博古恰罗沃（他父亲把它称为农村）修道院消磨自己的另一半时间。尽管他对皮埃尔表示，他对外界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漠不关心，但是他仍然尽心竭力地注视着发生的一切，他经常接到许多书籍，使他觉得惊奇的是，他发现那些于新近自彼得堡，即是从生活的漩涡中前来访问他或者访问他父亲的人，在熟谙对内对外政策方面，远远落后于他这个呆在农村足不出户的人。

除开领地方面的业务之外，除开浏览各种书籍之外，这时安德烈公爵还批判地分析我军最近两次不利的战役，并且制订有关修改我们的军事条令和决议的草案。

一八〇九年春天，安德烈公爵前往由他监护的儿子名下的梁赞领地。

他坐在四轮马车上，晒晒初春的太阳，不时地望望最早放青的野草，最先出现的白桦树叶和一团团在明朗的蔚蓝色的天空中飘浮的初春的白云。他什么也不思考，只是用那愉快的茫然目光向四下观望。

他们驶过了渡口，即是他和皮埃尔一年前在那里谈话的渡口。他们驶过了肮脏的村庄、打谷场、绿阴、下坡路、桥边的积雪、一层黏土已被冲洗的上坡路、一段段茬地、有的地方已经发绿的灌木林，驶进了沿着道路两旁蔓生的白桦树林。树林里几乎很热，听不到一点风声。白桦树长满黏黏的绿叶，没有在风中颤动，最早发育的小草和浅紫色的花朵从去年的败叶底下钻出来了。矮小的枞树不知散布在桦树林中的什么地方，长出一簇簇常绿的粗粗的叶子，令人不悦意地联想起冬天。几匹马儿走进树林里，都打着响鼻，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身上开始出汗了。

仆役彼得对马车夫说了一句什么话，马车夫作了肯定的回答。看来彼得心里觉得马车夫光表示赞同还是不够的，他在马车夫的坐位上向老爷转过身来。

“大人，这多么畅快！”他恭敬地面露笑容说。

“什么！”

“大人，这多么畅快。”

“他在说什么？”安德烈公爵想了想。“对，他想必是说春天，”他环顾四周，想道，“而且什么都放青了……多么快啊！无论是桦树、稠李、还是赤杨都已经开始……可是没有看见橡树，瞧，这就是橡树。”

路边有一株橡树。它大概比那长成树林的桦树老九倍，粗九倍，比每株桦树高一倍。这是一棵两抱粗的大橡树，有许多树枝看来早就折断了，裂开的树皮满布着旧的伤痕。它那弯曲多节的笨拙的巨臂和手指不对称地伸开，它这棵老气横秋的、鄙夷一切的畸形的橡树耸立在笑容可掬的桦树之间。唯独它不欲屈从于春日的魅力，不欲目睹春季，亦不欲目睹旭日。

“春季、爱情和幸福呀！”这棵橡树好像在说话，“总是一样愚蠢的毫无意义地欺骗，怎能不使您们觉得厌恶啊！总是老样子，总是骗局！既没有春季，也没有旭日，也没有幸福啊！你们看，那些永远是孤单的被压死的枞树还栖在那里，我也在那里伸开我那被折断的、被剥皮肤的手指，无论手指从哪里——从背脊或从肋部——长出来，不管怎样长出来，我还是那个样子，我不相信你们的冀望和欺骗。”

安德烈公爵在经过森林时，接连有几次回过头来看这棵橡树，好像对它有所期待似的。橡树底下也长着花朵和野草，但是它仍然皱着眉头，一动不动地，像个畸形儿屹立在它们中间。

“是啊，它是正确的，这棵橡树千倍的正确，”安德烈公爵想道。“让其他的年轻人又去受骗吧，不过我们是知道人生的，——我们的一生已经完结了！”由于这棵老橡树的关系，又有一序列绝望的、但都是忧喜掺半的思想在安德烈公爵的心灵中出现了。在这次旅行中，他仿佛又考虑到自己的一生，并得

出从前那种于心无愧的、无所指望的结论，他无须从头做起，既不为非作歹，也不自我惊扰，不怀抱任何欲望，应该好好地度过一辈子。

二

安德烈公爵因承办梁赞领地的监护事宜，不得不与本县首席贵族会面。首席贵族就是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伯爵。安德烈公爵遂于五月中旬前去拜访他。

已经是春季里的炎热的时节。林中的树木长满了叶子，路上的灰尘四扬，热气逼人，经过有水的地方，禁不住想沐浴一番。

安德烈公爵在沿着花园的林阴道驶近奥特拉德诺耶村罗斯托夫家的寓所时，觉得不高兴，忧心忡忡，想到他应该向首席贵族问清一些事情。他从右边树林中听见妇人愉快的喊声，看见挡住他的马车的一群飞奔而来的姑娘。一个苗条的、苗条得出奇的、黑头发、黑眼睛、穿着一身黄色印花布连衣裙的姑娘领头向四轮马车近旁跑来，她头上裹着一条白手绢，手绢下面露出一绺绺梳平的头发。这个姑娘大声说了什么话，但是当她认出那个陌生人的时候，她没有仔细打量，就哈哈大笑地跑回去了。

安德烈公爵不知因为什么忽然觉得心里很难受。日子是如此美妙，太阳是如此灿烂，四周的一切是如此欢腾；而这个苗条的漂亮的姑娘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的存在，他的单独的，想必是愚昧的然而快活的幸福的生活，使她感到心满意足，无比幸福。“她因为什么如此地心欢？她在想什么？她没有想到军事条令，没有想到梁赞的代役租制。她究竟在想什么？她为什么感到幸福？”安德烈公爵情不自禁地怀着好奇的心情问自己。

一八〇九年，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像从前一样，还住在奥特拉德诺耶，差不多接待了全省的客人，请他们打猎，看戏，

出席宴会，听乐师演奏。安德烈公爵像每个新客一样，使他觉得很高兴，他几乎很费劲地才把他留下来住宿。

在那寂寞无聊的白昼，两位年长的主人和一些城里的贵宾接待安德烈公爵，适逢临近命名日，老伯爵的住宅中挤满了城里的贵宾。博尔孔斯基一连有几回盯住娜塔莎，不知为什么她开心地笑，在另一半青年之间娱乐消遣，他一直在询问自己：“她思忖什么？为什么她如此心欢？”

晚上他独自一人留在新住处，久久地不能入睡。他阅读书籍，读了一阵子以后吹熄蜡烛，又把它点亮。房里的百叶窗从里面关上了，十分闷热。他埋怨这个愚蠢的老头（他这样称呼罗斯托夫），因为这个老头把他耽搁了，要他相信，城里所必需的公文还没有送到，他也埋怨自己不该留下来。

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走到窗前，打开窗子，他一打开百叶窗，月光就闯到房里来，好像它老早呆在窗边等待一般。他打开窗子。夜里很冷，静谧而明亮。紧靠着窗前有一排已经修剪的树木，一边呈露暗黑色，另一边闪耀着银光。这些树木下面生长着一种多汁的、潮湿的、蓊郁的、有的叶子和细枝呈现银白色的植物。在距离更远的黑色的树木后面，有一个被露水映照得闪闪发亮的屋顶，右面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干和树枝白得耀眼的大树，一轮将近浑圆的皓月悬挂在大树的上方，悬挂在明朗的、几乎看不见星星的春日的天空中。安德烈公爵用臂肘支撑着窗台，他的目光盯住天空。

安德烈公爵的房间在中层，也有人住在他的上层，他们还没有睡觉。他从上方听见妇人的说话声。

“只要再来一回。”从上方传来一个妇人的语声，安德烈公爵即刻识出了这个人的嗓音。

“你究竟什么时候才睡觉？”可以听见另一个人回答的声音。

“我不睡，没法睡着，我该怎么办！喂，最后一次……”

两个妇人拉开嗓门唱了一个乐句——一首歌的尾声。

“啊，真是妙极了！得啦，现在睡觉吧，完了。”

“你睡吧，我可睡不着。”可以听见靠近窗口的头一个人回答的声音。显然她把身子完全探出窗口了，因为可以听见她的连衣裙的窸窣声，甚至可以听见她呼吸的声音。一切都寂然无声，滞然不动，就像月亮、月光和它的阴影一样。安德烈公爵也不敢微微动弹，想不暴露他的偶然的出现。

“索尼娅！索尼娅！”又听见头一个人的说话声，“喂，怎么可以睡呀！你看看，多么迷人啊！喏，多么迷人啊！索尼娅，让你醒过来吧。”她几乎带着哭泣的嗓音说，“要晓得，从来从来都没有这样迷人的夜晚。”

索尼娅不乐意地回答了什么话。

“不过，你瞧瞧，多么迷人的月光！……喏，多么迷人啊！你到这儿来吧。亲爱的，心肝，你到这儿来。喂，你看见吗？你最好这样蹲下来，你最好这样托住自己的膝盖，托紧一点儿，尽量托紧一点儿，要鼓足力气，才会飞起来。瞧，就这样吧！”

“够啦，你会摔倒的。”

可以听见挣扎的响声和索尼娅的不满意的话语声：

“瞧，已经一点多了。”

“唉，你只会伤害我。得啦，你走吧，你走吧。”

四周的一切又寂静下来，可是安德烈公爵知道，她还坐在这儿不动，他有时听见微微动弹的声音，有时听见一声声叹息。

“啊，我的天呀！我的天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她突然喊叫一声，“睡就睡吧！”她于是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

“不关心我的存在呀！”安德烈公爵细听她说话时想了想，不知为什么他期待然而又害怕她提到有关他的什么事情。“又是她！仿佛故意似的！”他思忖着。他的心灵中忽然涌现出年轻人的意料不到的乱七八糟的思想和希望，这和他的全部生活是相抵触的，他觉得不能向自己阐明他这种心态，于是立刻睡着了。

三

翌日，安德烈公爵只向伯爵一人告别，不等候女士们出来，

就动身回家了。

已经是六月初，正当安德烈公爵快要回到家中时，他又驶进那座白桦树林，林中的这棵弯曲多节的老橡树呈现着很古怪的模样，令人难忘，真使他感到惊奇。在森林中，铃铛的响声比一个半月以前更低沉，那时处处是绿树浓阴，枝繁叶茂，那些散布在森林中的小枞树没有损害共有的优美环境，却为迎合树木共有的特点，都发绿了，长出毛茸茸的嫩枝。

整天都很炎热，有的地方雷雨快要来临，但是只有一小片乌云往路上的灰尘和多汁的叶子上喷洒了几滴雨水。森林的左边很昏暗，光线不充足，森林的右边潮湿，明亮，在阳光下闪耀，给风吹得微微摇动。树木都开花了，夜莺鸣啭，悠扬悦耳，时而在近处，时而在远处发出回响。

“是的，在这里，这棵橡树在这座森林里，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安德烈公爵想了想。“可是它在哪里呢？”安德烈公爵在观看道路的左边的时候，心里又想了想，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把它认出来，不过他正在欣赏他所寻找的那棵橡树。完全变了样的老橡树阴覆如盖，暗绿色的多汁的叶子郁郁葱葱，麻木地立着，在夕阳的余晖中微微摇动。无论是弯曲多节的指头，无论是伤痕，无论是昔日的怀疑和哀愁，都看不见了。透过坚硬的百年的老树皮，在无树枝处居然钻出了一簇簇嫩绿的树叶，因此真令人没法相信，这棵老头般的橡树竟能长出嫩绿的树叶来。“这正是那棵老橡树。”安德烈公爵想了想，他的心灵中忽然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万象更新的感觉。他一下子回忆起他一生中的那些最美好的瞬间。奥斯特利茨战场和那高悬的天空，已故妻子含有责备神情的面孔，渡船上的皮埃尔，因为夜色美丽而深有感触的少女，还有这个夜晚和月色——他突然把这一切回想起来。

“不，人在三十一岁时生命没有终结，”安德烈公爵忽然坚决地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是知道我心中的一切还是不够的，而且要大家——无论是皮埃尔；还是这个想飞上天空的少女——都知道这一点，要让大家知道我，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而生活，

不让他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毫无关联,要让我的生活对大家产生影响,他们大家和我一同生活!”

安德烈公爵在旅行归来以后,拿定主意,要在秋天到彼得堡去,并且想到作出这个决定的各种原因。他时时刻刻都能琢磨出一系列合情合理的论据——他为什么要到彼得堡去,甚至在那里服役。他甚至在目前还不明白,他对他要积极参与生活一事怎么会犹豫不决,恰如一个月以前他不明白怎么会想到离开村庄一样。他明显地觉得,如果他不把他在生活上积累的全部经验应用于事业上,不再积极参与生活,那么他的全部经验必定是毫无裨益的,毫无意义的。他甚至不明白,从前根据这样一些乏于情理的论据怎么能够明显地看出:如果在受到生活教训之后,又深信自己能够给事业带来利益,深信自己能够获得幸福和爱情,这样,就会有失身份了。而今理智提示了截然不同的内容。在这次旅行之后,安德烈公爵开始觉得在乡下寂寞,他对以前的业务不感兴趣,常常一个人坐在书斋里,常常站起来,走到镜台前,久久地注视自己的面孔。然后他转过头来,注视着亡妻丽莎的画像,他留着一头蓬松的 *a la grecque*^① 髻发,温存地快活地从金色的框子里望着他。她已经不向丈夫说些从前那样可怕的话,她带着好奇的神态朴直地快活地望着他。安德烈公爵背着手在房里走来走去,走了很久,时而皱起眉头,时而微露笑容,他反复琢磨那些不合时宜的、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像罪行一样隐秘的思想,这些思想牵连到皮埃尔、荣誉、呆在窗口的女郎、橡树、妇人的美貌和爱情,这些思想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在这种时刻,有人进门来走到他跟前,他往往分外冷漠,严肃而果断尤其是讲些令人听来不悦意的大道理。

“*Mon cher,*”^② 公爵小姐玛丽亚常在这时候走进来,她说,

① 法语:希腊式。

② 法语:亲爱的朋友。

“尼古卢什卡今儿不能去散步：天气很冷。”

“如果天气暖和，”这时安德烈特别冷漠地回答妹妹说，“他只要穿件衬衫就行了，因为天气很冷，就应当给他穿件暖和的衣裳，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有人想到给他做件暖和的衣裳。因为天气很冷，所以才要这样做，而不是说，当孩子需要新鲜空气的时候硬要他留在家里。”他说得特别合乎情理，就仿佛为了他内心产生这种隐秘的不合乎情理的智力活动而处罚某人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公爵小姐玛丽亚往往想到智力活动会使男人们面容憔悴，使他们变得冷漠无情。

四

一八〇九年八月，安德烈公爵已抵达彼得堡。时值年轻的斯佩兰斯基^①的声誉已臻达顶峰，他正如火如荼地实行社会变革。就在八月份，皇帝乘坐四轮马车时翻车，跌伤一条腿，他在彼得霍夫市停留三周，这期间皇帝每天只与斯佩兰斯基一人会面。这时候不仅正在准备拟订两道如此著名而且惊动社会的命令——取消宫廷官衔、八等文官和五等文官举行考试的命令，除此之外，还准备拟订一整套国家宪法，这部宪法中规定，自乡政府直至国务院必须改变现有的俄国司法、行政和财政制度。亚历山大皇帝即位时怀抱的不明确的自由主义理想刻正付诸实现，他渴望凭借如下的助手以实现这些理想：恰托里日斯基、诺沃西利采夫、科丘别伊和斯特罗加诺夫，他将这些人诙谐地称为 *comité du salut pulique*^②。

目前在民政部门由斯佩兰斯基、在军政部门由阿拉克切耶夫取代所有这些人。安德烈公爵抵达后不久，担任宫廷高级侍从，进入宫廷，参加朝觐时的活动。皇帝遇见他，有两次没有对

① 斯佩兰斯基(1772—1839)，俄国改良派政治活动家，欲使俄国农奴制度迎合并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封建贵族高压之下，他无法施展个人的才略，备受奚落，遂于一八一二年被逐。

② 法语：社会救济委员会。

他说一句话。安德烈公爵一向就仿佛觉得，皇帝憎恶他，他的面孔和他整个身心都令皇帝望而生厌。皇帝用那冷淡而疏远的目光望望他，安德烈公爵凭他这种目光就比以前更加肯定地证实了这种推测。廷臣们向安德烈公爵解释说，皇帝不重视他是因为陛下对他——博尔孔斯基从一八〇五年以来未曾服役表示不满。

“我本人知道，人人都会对别人产生好感，或者产生反感，不过我们无可奈何，”安德烈公爵想道，“因此用不着想到关于亲自向皇帝送交军事条令呈文的事情，但事情本身是会说明问题的。”他把有关他的呈文的内容转告父亲的友人——老元帅。元帅约定了一个时间，亲切地接见他，并且答应把这件事禀告皇帝。过了几天有人告知安德烈公爵：他应当去见军政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在约定的那天，上午九点钟，安德烈公爵来到接待室求见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安德烈公爵本人不认识阿拉克切耶夫，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他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情形，不太会引起他对这个人的尊敬。

“他是军政大臣，皇帝陛下的代理人，谁也不应该去管他个人的品质，他接受委托来审理我的呈文，因此只有他一人才能把它送去办理。”安德烈公爵想道，在接待室介乎许多显要的、非显要的官员之间等候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安德烈公爵在他担任职务、多半是担任副官职务期间，看见过许多显要官员的接待室，因此这些接待室的各种不同的特征，他一清二楚，了若指掌。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是十分特殊的。在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接待室里，在依次等待接见的非显要官员的脸上，可以看到一种羞愧和恭顺的表情，在较为显要的官员的脸上，可以普遍地看出困窘不安的表情，官员的假象遮盖了不安的表情，他们假装出毫无拘束的样子，假装出嘲笑自己，嘲笑自己的地位，也嘲笑他们所等待的官员。有的人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有的人窃窃私语，嘻皮笑脸，安德烈公

爵听见那针对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喊出的“西拉(意指权势)·安德烈伊奇”这个绰号(sobriquet^①)和针对他说的“大叔给你点厉害瞧瞧”这句话。有一个将军(显要人物)很明显是因为等候得太久而感到十分委屈,他坐在那里,交替地架起二郎腿,暗自轻蔑地微笑。

但是一当房门打开了,大伙儿的脸上顿时流露出一种表情——恐惧。安德烈公爵请求值班人员下次替他禀报,但是大伙儿带着嘲笑的神态瞥了他一眼,并对他说,到适当的时候就轮到他了。当副官把这几个人从大臣办公室领进来又把他们领出去以后,有人让一个军官走进一扇可怕的房门里来,军官那低首下心的惊惶的样子使安德烈公爵大为愕异。这个军官的接见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忽然从门后传来令人生厌的时断时续的说话声,这个军官脸色苍白,双唇颤抖着,从那里走了出来,抱住头从接待室走过去了。

紧接着,安德烈公爵被领到门口,值班人员轻声地说:“右边,向那个窗口走去吧。”

安德烈公爵走进一间陈设简单而整洁的办公室,他在桌旁看见一个四十岁的人,长长的腰身,长长的脑袋,头发剪得短短的,脸上的皱纹很深,紧皱的双眉下面露出绿褐色的眼睛,红红的鼻子半悬垂着。阿拉克切耶夫向他转过头来,眼睛却没有看着他。

“您有何请求?”阿拉克切耶夫问道。

“大人,我什么都不……请求。”安德烈公爵低声地说。阿拉克切耶夫向他转过脸来。

“请坐,”阿拉克切耶夫说,“博尔孔斯基公爵。”

“我什么也不请求,皇帝陛下叫我把递上的呈文转送给大人……”

“我亲爱的,请注意,我看过您的禀奏了,”阿拉克切耶夫打断他的话,只是头几句话倒说得亲切,他这次又不看他的面孔

① 法语:绰号。

了，腔调儿显得越来越不满而且轻蔑，“您提出新的军事条令吗？法令多得很，无人可来执行旧法令。目前都在写法令，写比做更为容易。”

“我遵照陛下的旨意前来向大人打听，您打算怎样处理递上的呈文？”安德烈公爵毕恭毕敬地说。

“我对您的禀奏作出了批示并转送委员会。我不赞成，”阿拉克切耶夫站立起来，从写字台上拿起一份公文时说道，“瞧。”他把公文递给安德烈公爵。

公文纸上用铅笔横着写了一行字，没有大写字母，没有拼写错误，也没有标点符号：“毫无理由抄袭法国军事条令，毋需放弃军法条例。”

“呈文究竟转交给什么委员会？”安德烈公爵问道。

“转交给军事条令委员会，我推荐阁下担任委员。只是没有薪金。”

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

“我没有这种愿望。”

“没有薪金当委员，”阿拉克切耶夫重复地说。“我与阁下结识，深感荣幸。喂！请把名字说出来！还有什么人？”他向安德烈公爵鞠躬行礼时大声喊道。

五

安德烈公爵在等候录取他为委员会委员的通知书时，与一些老友从新建立情谊，尤其是与他所熟知的大权在握的人和对他大有用途的人重建情谊。此时他在彼得堡的感受，就好像战斗前夜的感受一样，令人不安的好奇心使他痛苦不堪，不可克服地吸引他置身于上层社会，那里勾画出一幅前景，千百万人的命运以它为转移。从老年人的愤恨，从不知情者的好奇，从内行人的稳重，从人们的忙乱和忧患，从他每日探听到的多得不可胜数的委员会的成立，他感觉到，眼前，一八〇九年，在彼得堡这个地方，一场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正在酝酿中。指挥这场

战争的总司令是他不熟悉的、神秘的、在他看来是颇有天才的人物——斯佩兰斯基。无论是他不太熟悉的改革之举，抑或是斯佩兰斯基——主要活动家，都使他产生强烈的兴趣，军事条令问题在他意识中瞬即退居于次要地位。

安德烈公爵处于至为有利的地位，他在当时的彼得堡上层社会各界都受到厚意的接待。革新派盛情招待他，应酬他，其一是因为他聪颖过人，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其二是因为他解放农民，博得自由思想者的名声。怀有不满情绪的老人派，谴责其改革措施，干脆要他这个老博尔孔斯基的儿子表示同情。妇女界和交际界盛情接待他，因为他是个未婚男子，既富有，而且显贵，兼以讹传他已阵亡、妻子身罹惨死，他几乎被人视为享有浪漫史荣耀的新颖人物。此外，所有从前认识他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在这五年间，他已有好转，性格变温和了，更加老练了，他身上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虚假、高傲和讪笑的缺点，现在他身上有一种与岁月俱增的宁静的态度。大家都在谈论他，对他表示关心，并且希望和他会面。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拜谒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后，晚间他到过科丘别伊伯爵家中。他把晋谒西拉·安德烈伊奇的情形讲给科丘别伊伯爵听（科丘别伊流露着安德烈公爵在军政大臣接待室里所察觉的那种含蓄的嘲笑时，也这样称呼阿拉克切耶夫）。

“Mon cher,^① 甚至在这件事情上，您也不能不牵涉到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的名字和父称）。C'est le grand faiseur,^② 我告诉他吧。他答应今天晚上到这里来……”

“军事条令与斯佩兰斯基何干？”安德烈公爵问道。

科丘别伊微微一笑，摇摇头，好像他对博尔孔斯基的幼稚感到诧异。

“前几天我和他谈到您了，”科丘别伊继续说，“谈到您的自由农民……”

① 法语：我亲爱的。

② 法语：他是个总管。